

桂东文史

(征求意见稿)

第八期

桂东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一九八九年六月

目

录

一、国共和谈 桂东解放

黄耀西

二、西靖乡起义经过

李泽南

三、策动钟灵起义

李家驹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未响一枪一炮，就宣告桂东解放了！

我有幸亲自参加国共和平谈判，解放桂东的全过程，是人生中的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特回顾如下，以示后人。

我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调任国民党桂东县政府党政军民联席会报代理秘书。在取期间，于四月下旬分别召开了两次各机关党政军民联席会报会议。那时，正值国民党军队惨败于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后，人民解放军正紧攻长江冬线，积极渡江的时刻。“湘边队”在桂东的东边山、西边山以及沙田一带异常活跃，沙田地区已基本上处于“湘边队”的势力范围，形势对县城的压力很大，游击队已经喊出口号，要以武力攻取县城。这时，在国民党桂东县政府的两次党政军民联席会报会议上，对“湘边队”要解放桂东的问题，均由县长夏三杰提出来了作了专题讨论，会上都未得出任何结论。由于全国整个时局很紧张，桂东局势也随之很紧张。夏三杰在当时则有缓和桂东局势的意图，提出了国民党军对“湘边队”不能主动攻击的主张，让其在沙田以下地区活动。他认为如能守住寨前以上，便可保住县城安全。整个桂东问题，听候大局解决。

夏三杰这一提议，没有提出具体措施和实施的可靠保证。会上，其他人也提不出更好的意见。然而，大家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意见：即，“桂东不宜流血”！在社会上也有了“桂东不要打仗，不要死人就好”的呼声！这些，便是所以促成桂东和平解放的早春气候。

五月间，“湘边队”在桂东的活动更加频繁，活动范围也更加扩大，节节胜利。如西靖乡（即现在的四都和青山）起义，乡长钟灵带领自卫队员将几十条枪向“湘边队”缴械。这更加形成了桂东局势的严重紧张。县城谣言很多，一下子传来“湘边队”到了寨前（离县城仅25华里）的情报，一下子又送来“湘边队”到了竹坑、曹里（离县城仅30、20华里）的急信，整个县城处在戒备森严的紧张气氛中。人心惶惶不安，市民议论纷纷，各机关公务人员，均不安心办公，日夜都在议论时局。到六月七点左右，“湘边队”送来了一封信到县府，由郭谔面交县长夏三杰。信的主要内容，是要武装攻占桂东为了避免牺牲，希望桂东迅速派出代表团到沙田与“湘边队”商谈解

决桂东问题。

过了一、二天，“湘边队”又电催答复。当时，县府更加慌乱，夏三杰及县参议会都拿不定主意，便于六月十日在中山堂召集各机关、学校、民意机关、县农会及工商界全体人员开大会。会议由县长夏三杰和县参议长黄仁湘主持。会上，夏三杰讲了“湘边队”来信的大意，广泛征求意见和应变办法。大家在纷乱的情绪下吵了大半天而没有结果。闹到天将傍晚，才决定派出一个代表团，去沙田与“湘边队”进行谈判，以寻求和平解放桂东问题。

推定的代表团成员共有10人组成，并响导共11人。其代表团成员我尚能记得的有：县民教馆长兼国民党桂东县党部副书记长胡亚杰、县政府建设科长胡复亮、县政府军法秘书王文衡、国民党桂东县党部秘书郭子政、县政府党政军民联席会报秘书黄湘西、民社党桂东县委员会委员黄畅，还有胡昭璠等。

代表团于六月十二日从县城步行出发赴沙田，途中行至距沙田五公里外的苦林桥地方，即与向县城进发的“湘边队”武装部队相遇，通过响导郭昭容的双方介绍，便就作了见面。

代表团首先表明了来意，当晚在苦林桥的一个店里交换了初步意见。双方都表示原则上同意进行谈判协商，对于有关具体事项，决定次日到寨前圩后再商量确定。

当晚，“湘边队”大部分武装部队已连夜开赴寨前，十三日中午，代表团和“湘边队”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寨前圩王珍祥旅店里，下午，双方正式开始谈判。

在正式谈判席上，国民党县政府派去的代表已全部参加。“湘边队”派出的代表有：“湘边队”第一大队政委李康寿、大队长郭名善、第二大队大队长郭名凤、第三大队大队长郭垂炎、“湘边队”政治工作干部郭明龙、代表刘彬以及还有二个人。

谈判一开始，李康寿首先发言，他谈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指出了国民党军全面崩溃的趋势和桂东的具体情况。继由郭名善发言，他指出桂东必然解放和必须解放的局势，谈了“湘边队”一定要解放桂东的决心和全县人民要解放的愿望。他希望这次谈判能取得成功，为全县人民造福。

谈判中，“湘边队”庄重地申述了一定要解放桂东的决心。提出首先必须全部解除县自卫队武装，其枪支弹药要全部缴交“湘边队”

接收。这是整个谈判的主要议题。代表团则坚持“桂东不宜流血”的原则。经过充分酝酿，谈判双方首先达成了桂东要坚决解放，桂东不宜流血的重大协议。

通过坚决解放桂东的协议后，“湘边队”继续提出关于国家粮仓、银行财产及国家机关文案等，要保证不得损失，全部移交军管会接收，这一条。通过讨论，代表团成员一致同意，很快就达成了协议。

“湘边队”旋又提出进城如遭到袭击的责任问题。对这一问题，代表团觉得县自卫队数百人枪，均操在自卫总队副胡洪手里，人心难测，未敢迅即答复。为慎重其事，高度负责，经代表团研究后，决定将“湘边队”提出的主要条件，电告县参议长。县有关人员作了研究。六月十四日上午经参议长黄仁湘电复代表团：表示同意照办。

和平谈判在继续进行，代表团接县复电后，悬着的心放下来了，即郑重提出了关于保证县自卫队官兵、各机关公务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问题。“湘边队”谈判代表当场明确表示：对自卫队官兵及各机关公务人员，“湘边队”负责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谈到最后，有关交枪的技术问题，“湘边队”提出：必须集中点交，并提出，自卫队武装，要驻扎在东门外三里远问题，交枪前不得入城，城南、西、北三面，县自卫队不得驻军的条件。对于这些条件，又经电话与县里商量，答复照办，这样，经过谈判，基本上达成了所有主要协议。

十四日晚，以“湘边队”代表为主，推定了起草协议书人员，立即进行起草事宜。当晚深夜，对该协议书草案，代表团成员作了酝酿。酝酿中，未提出大的修改意见。但对于解除县自卫队军服问题，由于县自卫队官兵中有不愿解卸军服的意见，认为当兵几年，枪也交了，连一套衣服也要卸下，要求归士兵本人带用。代表团提出这一修改案后，“湘边队”同意不解卸士兵军服，归士兵自己处理。经过修正，便作正式达成了完整的协议书。

协议书已缮成正本三份。双方代表在协议书上进行签名盖章后，立即付诸生效。这三份协议书正本，一份交“湘边队”，一份交和谈代表团，一份送国民党桂东县政府履行。

协议书条款，共有十三条。其内容，我尚能记的，条款大意是：

1、中国共产党必须实现解放全中国。“湘边队”坚决执行这一既定国策，决心解放桂东全体人民……

在解放桂东人民的大业中，经决议用和平解决的方法。如遭到任

何破坏阻挠，“湘边队”得使用武力解决。

2. 桂东原有县及县属各乡自卫队武装，须在协议书生效后二日内全部解除。各种武器弹药及有关军用物资一律集中在指定地点，听候“湘边队”接收；各乡自卫队武器，全部就地集中封存，听候派员接收，不得有任何匿藏、转移或破坏。

3. 国家粮食、银行财产，必须严加保护，不得转移，动用或破坏损失，听候军管会接收。

4. 机关文案及一切财产，必须保护，不得损坏，听候接收。

5. 对县自卫队官兵及各机关公务人员的生命财产，保障安全，不受伤害或侵犯。

6. 双方共同保障城市商民、居民的安全，保障城市商业不得侵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

7. 人民解放军“湘边队”在协议书生效二日内武装进入县城，如遭到阻击，解放军有权以武力解决，代表团须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责任。

8. 原县自卫队解除武装后，士兵军服由本人处理；留去问题，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区别处理。自愿回家者，由军管会发给生活费。

9. 为确保和平解放的实现，解放军进城时，任何一方不得鸣枪。

.....

协议书签字后，为表示庆祝和平谈判协议的胜利达成，桂东和平解放的即将实现，在寨前圩还举行了庆祝宴会。宴会由代表团通过寨前粮库设宴，办了几桌酒席，宴请“湘边队”谈判代表及其部份干部，并邀请寨前工商界支援和谈的人士来作陪。宴会中，“湘边队”的李康寿、郭名善和代表团的代表胡复尧，分别讲了话，对协议书的达成并致力实施，表示了祝愿之词。

六月十五日下午一时许，和谈代表团先派出4人，携带协议书回县复命，以作实施协议书条款的安排。先回县的代表有：胡亚杰、黄耀西、黄畅、胡昭猛。其余代表仍留与“湘边队”继续商谈有关交接的技术问题处理。进城具体时间及进城方法等的安排。

六月十四日下午及十五日早晨，驻寨前的“湘边队”武装，已开拔了一部份向县城进发，以戒备县城外郊。但未开入城内。另留一部份武装随双方代表开向县城。在进军途中，边走边继续谈判，对随行保卫等有关细节，也已全部谈成。即六月十五日，“湘边队”靠近县

时，暂驻城外，不急于进城，以免发生误会，引起冲突。十六日上午8时正式进城。还有，关于接收武器的方法及地点等项，也在边进军边谈的途中，双方都已议定。

代表团先回县复命代表，于当日下午三时返抵县城。县长夏三杰带领县自卫队约一个排的武装向鄱县方向逃跑了，其余的自卫队员及警察，也已撤至县城东门外的上村、黄洞一线去了。据传，有的已撤出离城十多二十多里远的地方去了。城内已经空无一兵。回县复命代表，见此情形，深感不安。考虑到县城的武装全部撤走了，怎样去实现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呢？乃急速找到县参议长黄仁湘，同时，赶紧派人去上村找到县自卫队总队附胡洪，进行紧急商谈，确保对谈判协议书的履行。将带回的协议书，分别送给他们过目。他们看后，也一致认为协议订得好，表示必须照协议实施。并决定当晚由胡洪召集全部自卫队员，撤回至上村及萧家等指定地点驻扎，将所有武器，于十六日早上运入城内警察局集中，听候点交。

“湘边队”依照谈判协议所定，于十五日下午和傍晚时分先后开抵城外，驻扎在县城的南、西、北三面郊区，分驻在三台山书院，并尾口、茅冲、青山等外；县自卫队也依照谈判协议所定，集中驻在县城东郊的萧家、上村一线，当晚平静如常，人各庆幸。

十六日早晨，“湘边队”正式武装入城，立即进行紧张而紧急的接收工作。上午，在警察局接收县自卫队武器；下午，点收县自卫队库存武器。当日已接收轻、重机枪、步枪、手枪共计700余支，以及全部弹药。双方并命令分散在全县各地的各自卫队，将全部武器集中原地分存，不得损毁，听令移交“湘边队”接收。据统计，全县县、乡两级共向“湘边队”交出枪支1000支左右，实现了桂东和平解放，实现了桂东10万人民“桂东不宜流血”的殷切期望！

“湘边队”进城后，立即贴出了安民布告，县城秩序井然，商店照常营业。民心安定，未出现任何事端。

十六日晚和十七日一天，和平解放后的桂东，立即着手酝酿成立桂东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十七日晚上，确定了委员会名单：主任委员郭名善、副主任委员李康涛、刘彬，委员：郭名凤、郭垂炎、郭德兴、郭名龙（以上都是“湘边队”的成员），胡亚杰、王文衡、黄耀西、胡复尧（此四人为和谈代表团代表）。人员的大体安排是：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抓全盘，郭垂炎任沙田办事处主任，郭名凤、郭

垂炎管军事，李康寿抓全盘政治，郭名龙分管政治和组织工作，其余的委员分管其他工作。还经常临时分派任务。略后，对一些非委员也做了些安排，如郭超、郭容分任县大队的中队长，黄存贵分管民运。

沙田早已成立了办事处，县军管会成立后，这认为军管会办事处，作为县军管会派出的分支机构。

军管会成立后，即分批接收粮食、银行及县属各单位。在一段时间内，人员还来不及定职，就由军管会指定人员组织接收。

那时，在湖南全省只有桂东一县实现了解放，比邻桂东的江西各县也未解放。“湘边队”在全面完成桂东县解放后的武装接收工作后，旋即派出武装力量前往汝城、资兴、崇义等地，既支援了这些地方人民的解放，又巩固了已经解放的桂东。

七月下旬，接上级指示，桂东结束军管成立人民政府：县长郭名善，由县长任命，县政府秘书张支翔、财政科长郭垂名、粮管科长黄明刚，民政科长李贤，教育科长黄明刚（兼）。

以上，即为桂东和平解放前后，直至县人民政府成立时的大体情况。因时过境迁，事隔大久，百前又无案卷可查，仅凭回忆所记，如有出入，请当时亲见亲历的同志指正。

（方楠根据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黄耀西自述材料整理）

西靖乡起义经过

李泽南

西靖乡没费一枪一弹，消灭一个警察分队，而后率领自卫队国民党政府脱勾，这一义举，得到广大群众支持和拥护，震动全县。第二天在四都报名参军的就有青年农民、中学生、大学生和名知人士共二十八人，声震全县。

一九四八年钟灵出任西靖乡乡长以后，就要我到该乡乡公所担任自卫队班长职务，竭忠尽职，因为我们一向推心置腹情谊甚笃，合作得很好。全国形势的发展和湘边队在桂东的影响，不得不使钟灵反复思考他自己的前途。农历五月他把一封酝酿已久的秘密信给我，要我给西边山湘边队送去，对时局探个究竟，几经周折，在长滩塘边里终于找到郭名昌，把信件交给他。没过几天，他亲自来乡公所与钟灵几次交谈，从此，钟灵脑子里的秘密图纸上湘边队占据了一定的位置。

有一次，钟灵给夏三杰打电话说：“西靖乡自卫力量薄弱，必须增加自卫队一个班。”夏只答应增加一个班的枪支，人员、经费就地解决。我们领来了一班枪支、2000发子弹，就没有扩充人员。不久，他又要求夏三杰拨一挺机枪，夏不答应，钟说：“如果县长不答应，我只好搬上来与你一起办公，或者准我辞职。”后来县里派邓应成带来一个警察分队和一挺机枪，到四都“加强防卫”。

夏三杰葫芦里卖什么药，机枪只能交警察部队，不能交自卫队使用，钟灵看在眼里。通过李家驹及各方面做工作，他逐渐倾向共产党领导的湘边队。四九年三月上旬，钟灵决心派民政干事钟晓飞为代表，以李家驹为向导去西边山与马方会晤，并令张友谦带去步枪一支作见面礼，钟晓飞转达了钟灵起义的诚意，当即受到湘边队的热烈欢迎。四月下旬，钟灵应湘边队政委李康寿的邀请，秘密到磨镰石李家驹家与他会晤，决定：对驻四都警察部队实行武力解决，率领自卫队于桂东县城解放前起义。

啄破蛋壳就是鸡，钟灵经过深思熟虑，就一直不露声色，仍以反共面貌出现，迷惑邓应成，他为防止泄漏机密，贻误大事，只找我和胡光彬酝酿起义具体方案。决定：十二日吃早时，拿下警察分

队枪支，扫除起义障碍和扩大起义影响。天一早，山上响起了几声炸石灰石的炮声，并没有引起敌人的警觉。原计划利用饭前集合邓应成讲话时机，一举拿下，不料，开餐时一阵大雨，将饭扛进碉堡内，警察稀稀拉拉在屋内就餐；原订湘边队前来接应，也没按时赶到。计划全部打乱。我们几个人正心燎火急，幸好一会儿突然雨止，又将饭扛到坪里去吃，真是天赐良机。现在，如同狩猎一样，看准了一枪打出去就是。钟灵在三楼监视邓应成，我便换用钟灵的快放机迅速下楼，将碉堡大门一关，令郭勋全严守，不准任何人出入，然后到中屋楼上扔开手榴弹，用快放机点着警察，大声呼唤：“今早山上打了几枪，相信大家都听见，这是西边山解放军接管四都来了，对面山上已经到了很多人，如果有人要反抗，我们只好生死在一起了”。当时警察面面相觑，惊慌万状，却不敢乱动弹。胡光彬趁机把全部机柄卸下。我又跑到三楼。邓应成见我开枪对准他，便觉得如剥着浑身鳞甲似的很不自在，当即跪下叫声饶命。我说：“不要你的命，只要你的枪。”邓把枪放在吃饭桌上，我又令他向警士喊话，他从碉堡里把头伸出去说：“弟兄们！现在西靖乡要听钟乡长和李班长的指挥……”一场紧张的斗争干净利落结束了。未放一枪，把他们驱赶羊群似的押入牢房。检点全部武器，计：长短枪80支，手榴弹50枚，子弹3000余发，机枪一挺。

国民党在四都的统治寿终正寝，一时欢声雷动。十三日动员参军，十四日向沙田进发听候整编，临行前把警察全部释放，邓应成衔声茹气，夹裹而归。

策动钟灵起义

李家驹

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钟灵顺天应人，率领西靖乡自卫队，解除警察局驻西靖乡的一个分队的武装，举行起义。这一义举给国民党在桂东的统治敲响了丧钟，全县各乡纷纷响应，迫使国民党派出和谈代表与湘边队进行谈判。六月十六日，桂东得到解放，成为我省率先解放的一个县。现将策动钟灵起义的过程，追述于下。

一九四八年冬，我在沙田与郭垂名、郭超的一次接洽中，郭垂名以湘边队联络站秘书的身份指派李家驹和我为四都联络点的联络员，叫我到西边山去找马方联系，协助他开展工作。我和郭垂名是亲戚关系，年龄不相上下，感情甚笃。头年七月在沙田狮子腰的一次晤中，二人交谈国内形势，谈得比较投机，所以这次他便正式给我任务，我也便乐意接受了。

我和李家驹一同到西边山，找到了马方，他原名罗绍荣。为了便于工作组织上指定他用这一化名。他中山大学毕业后，在香港学习一个月，于一九四七年八月被粤赣湘边总司令部分派到湘边队第二大队，负责四都方面的政治工作，常驻西边山活动。他开始布置我搞宣传和物资，青布、黄布不多，只搞了十多匹，银洋也搞了一部分进去，后来他要我搞大米搞了皮箩十二担，到李贵富家中接交。

一九四九年春，马方讲游击队需要武器，那时国民党把民间武器都已集中在乡公所编号封存，很难搞到手。他问我：“策动钟灵起义，你怕不怕？”我说：“他是我老婆的二哥，怕什么？”“好条件！做好这一工作，四都就归我们了。”我同钟灵多次同宿谈话，他流露出对国民党的失望和个人前途的渺茫情绪，我便因势利导提出要寻找出路只有跟共产党走的眼光，他虽然不反对这一观点，但他老于亭故，徘徊观望。通过几次谈话之后，才说要等刘彬来信再决定。我说：“刘彬是省参议会议员，竞选过国大代表。湖南和平呼声日益高涨，也许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总不能带着队伍去长沙与刘彬会合。眼前郭名善、李康寿领导的湘边队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众所周知。如果刘彬没来信桂东就解放了，那你钟灵怎么办？势将一失足成千古恨。”他终于同意了这一分析。当马方决定要他到西边山面谈时，他又前怕狼后怕虎。因为他充当过国民党桂东县县长夏三杰的心腹，曾多次带领

桂东县警察局邓应成分队追剿湘边队，经再三劝说，只同意派代表谈判。

三月上旬，钟灵派钟晓飞（民政干事）、李家超、张友谦和我四人进西边山。我们原先约定：我单独去见马方则可直接到麻斜马方的住地；如带有其他人则只能到麻斜米筛子树下联络点，所以我就把他们带到铁匠李贵富家，把钟灵送来的步枪交给马方，作为谈判的见面礼，表示诚意。这次，马方讲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性质，国内形势，以及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并表示欢迎钟灵起义，要求其本人与湘边队党的领导人见面。钟晓飞则代表钟灵表达了起义的诚意。最后认为：必报经郭名善、李康寿、郭垂炎研究，再结合钟灵本人意见来决定起义措施、步骤与时间。

这次谈判之后，钟灵深感孤帆扁舟，风高浪险，顾虑重重，急切要求与湘边队中队长郭名昌见面。在这次之前，钟灵曾通过李泽南到西边山找郭名昌来西都谈过，他们因亲戚关系，彼此相信。这次他想通过郭名昌了解湘边队对他的一些真实看法。

我与郭垂名、郭降祺等6人深夜由沙田赶赴宋家地，向李康寿、郭名善汇报了钟灵的思想动态和谈判情况。几个领导研究决定：由李康寿亲自到我家与钟灵面晤。我父亲李业松当时是桂东县参议会的副议长，为什么偏偏选择我家做为双方谈判的地点？首先是：钟灵对我不会有所疑虑，其次，李康寿对我父亲也十分了解。早在一九四七年夏，郭名善曾写信给李业松，要求他支持革命。四九年四月上旬，湘边队中队长黄强到我家找他谈话，并带他到西边山小住二十多天，了解他同情革命支持革命。

四月下旬，李康寿带领两个队员亲到四都西水大烟阁，天黑不久到达我家，我随即安排李康寿住新屋二楼，二弟李家鹏放哨。晚饭后，我们畅谈国内形势和解放前线消息，感到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次早，我把一本《长江日报》（地下党报）交李康寿在家翻阅，即独自去乡公所找钟灵，这时他已回家，再一口气小跑二十里到他家。他躲躲闪闪不愿与李康寿见面，说：“我已表态，保证起义就行了。共产党能否五湖四海，六面八方，浩瀚恢弘，过去我们兵力相见，他们现在内心对我怎样，如果稍有偏颇之见，我这个国民党乡长不是自投罗网？你是青年学生，心地纯洁，又怎么知道人生道路的艰难险阻！还是看看刘彬怎样吧！”他年纪比我大，经历过风风雨雨，当时他内心充满着

矛盾又十分痛苦，我初出茅庐，经历浅薄，实在没有很多道理说服他。化干戈为玉帛谈何容易！我仍然坚持说：“郭名善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刘彬是什么人，走的是什么路我们还不晓得！为何我是你亲妹夫你都不能相信？”的确，当时刘彬在我县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同时钟灵的大嫂是普乐东水刘家的女子，有点亲戚瓜葛关系，所以一个“亲”字，一个社会经验，具体问题上思想总是走不到一处。太阳快下山，我这个“说客”已是山穷水尽，只得败兴而返，一口气跑回来，见了李康寿并没有因事未成而责备，反而给我以安慰，内心才渐渐露出希望的曙光。次日天未亮，我振衣就道跑到钟灵家，说也奇怪，他早已备好了丰盛菜饭等我，好象知道我一定会来似的。饭后闲谈不久，他便说：“相信你，我不带枪自卫，带枪不诚意又不礼貌。我死因妹夫而死，将来一旦成功，功劳归妹夫的。一言为定，走吧！”于是钟灵挺身便走，一个国民党乡长与湘边队的领导人在磨镰见面了。双方热烈持久握手，然后开始会谈，其内容如下。

1、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共产党将在全国取得彻底胜利。双方取得一致看法。

2、湘边队要求西塘乡全部武装人员起义。钟灵认为动员乡自卫队起义有把握，而警察分队不属自己管辖，策动起义难免弄巧反拙。结束决定对警察部队实现缴械。

3、利用开餐前警察中队长邓应成训话时机，逮捕门哨，用机枪威逼警察进牢房，由自卫队夺取枪支弹药。

4、起义行动前，派部分游击队员潜入四都圩，如发生意外则里应外合，内外夹攻。

5、起义时间越快越好，初定农历五月初间。具体日期由钟灵视准备情况而定，由李家驹通知湘边队。

六月八日早晨，正准备行动，出了两件意外事：一是由于没有电话，我去通知花了一整天时间，游击队集合又花了整天时间，未能按时赶赴四都接应；二是天不助人，开餐时一阵大雨，警察分散在楼上楼下吃饭打乱了原定计划。不久雨止，钟灵、李泽南见机行事把警察驱出炮楼外，大门一关，将早晨听到爆炸石灰岩的炮声说成是游击队的枪声，用机枪威逼敌军进入牢房关押，缴获全部敌械，无一遗漏包括收集库存民枪共七八十支（准确数字记不清了）。雇来三十多个

农民挑往沙田。临行前，钟灵给夏三杰挂了一个电话：“我钟灵已经起义投靠共产党了”。这无异斩断了夏三杰一只右手。十日到达沙田受编，从此西靖乡永远脱离国民党的统治。